



乡行漫记

■ 何沃燃 魏洋洋

冬去春来，“百千万工程”的春风吹遍了岭南沃土，肇庆乡村正以崭新的姿态焕发生机。身为统计工作者，我更好奇数字背后乡村正发生着怎样的蝶变。恰逢周末，我便走进乡野，去寻找答案。

高要金渡铁岗的青石板路蜿蜒向前，两旁修旧如旧的岭南风格建筑，红砖黄瓦间勾勒着利落的白色线条，时光仿佛在这里慢了下来。最引入注目的，是那间由闲置农房改造而成的乡村众创空间——“屋顶咖啡”。登上古屋群最高处，点一杯温热的肉桂咖啡，坐在露台俯瞰，鳞次栉比的岭南古厝与远处的烂柯山脉尽收眼底。店员是位年轻的本地姑娘，眼里闪着光，说起节假日涌来的

游客，聊着人们如何在此洗去一身“班味”。风从远处吹来，混着咖啡的醇香与村落悠长的烟雾，让人恍惚间读懂了闲置资源盘活的深意——原来那些纸上的调研数据，化作了杯中的温度，成为了姑娘眉宇间藏不住的自豪。

咖啡的余香还在舌尖，视线又被田野间一座“亮眼”的光伏长廊牵了过去。走近细看，深蓝色的光伏板整齐覆盖在长廊顶上，祥瑞纹绣、花窗与木格栅错落有致，既保留着老建筑的韵味，又融入了现代科技的温情。白日里，这里是游客打卡的好去处；夜幕降临时，村民们搬来小板凳闲聊，孩子们在廊下追逐嬉戏。听村民说起，才知道这不只是个好看的景致，更是一座实实在在的“绿色银行”，悄悄为村集体积攒

着收益——每年的租金与分红能带来近十万元的增收。倚着栏杆，感受微风拂面，心里忽然亮起来：那报表上增长的数字，便是这夜后更明亮的长廊灯火，是邻里相聚时更热闹的谈笑，是家家户户日子里那份看得见、摸得着的踏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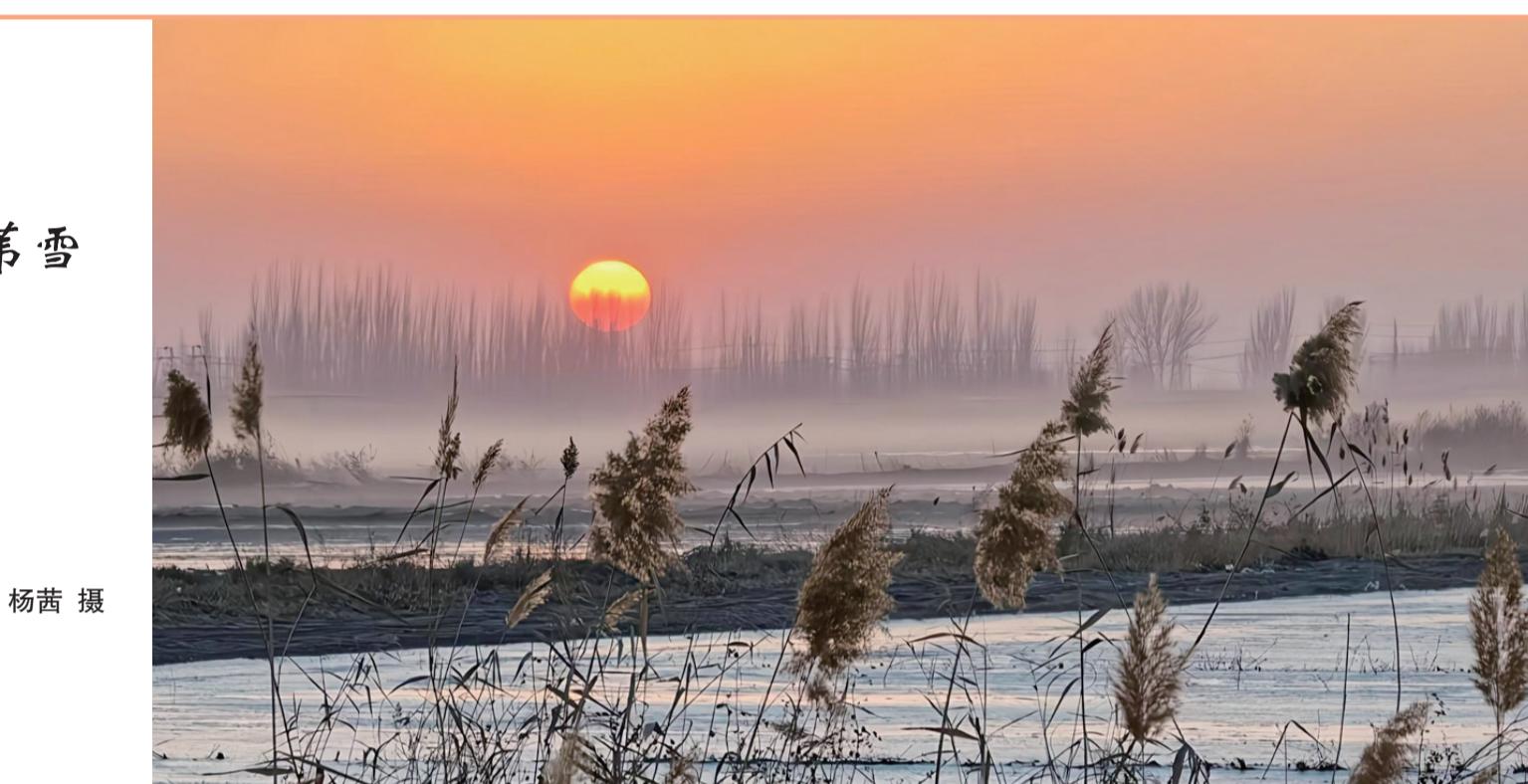
午后的阳光愈发柔和，我驱车前往高新区龙湖社区东华村的共享菜园。一踏入，便被满眼的生机包裹：整齐的菜畦间，红彤彤的番茄挂满枝头，几位城里来的游客正弯腰采摘，竹篮里早已装得满满当当。闲聊间得知，这片菜园原是村里的零散荒地，经村民们巧手改造，再借着假期宣传，不仅吸引了大批游客体验采摘，还承接了公司团建与观光旅游。不用进城务工，既能增收又能照顾孩子，工作人员脸上的笑容，比枝

头的果实还要灿烂。不多时，一群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叽叽喳喳涌了进来，原来是来研学的小游客。他们围在农技员身边，认真学着种植知识，在田野间读懂“粒粒皆辛苦”的真谛。这生机勃勃的一幕，让“三产融合”这个词褪去了抽象，变得可触可感——这里不仅是农田，是休闲去处，是自然课堂，更是一份让村民安心在家门口增收的依托。

离去时，暮色渐起。铁岗古村的咖啡香、光伏长廊的暖光、东华菜园的欢笑声，在脑海中交织成一幅画。我知道，笔下记录的数字，从来不只是数字；乡村的蜕变，也不是轰轰烈烈的重构，而是于细微处的焕新，是一幅正被千万人细细描绘的、壮阔而又浪漫的田园诗篇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肇庆调查队)

博湖苇雪



杨茜 摄

寒冬与暖数

■ 周晶

冬日的天色将明未明，像一块冻透了的青玉板子，空气里脆生生的，带着清冽的劲儿。又到采价的日子了，我揣上本子走进冬日里的集市——那些空白的格子，等着被一个个数字填满。这活儿做了久了就明白，每个数背后，都牵着各家灶台上的冷暖。

菜场在旧街的深处。车刚停稳，嗡嗡的人声就漫过来了，温吞吞的。走进去，像是扎进一个活生生的、呵着白气的肺腑里。三轮车、竹篓、木板摊，把窄长的过道挤得满满当当。可这片杂乱却蒸腾着一股热乎气，把冬天的寒死死抵在屋檐外头。

我眼睛成了两杆小秤，先转到菜摊前。胡萝卜洗得透亮，橙红橙红的，一根根码得整齐，头顶上还留着翠生生的缨。我一边走，一边记。青椒六块，鸡蛋

六块，四季豆的价还是有点扎眼，白菜倒是一如既往地平实。这些数字，起初只是表格里一行行孤零零的码子。可它们慢慢在心上活络起来，串起来了；那“两块五”的胡萝卜，连着她皴裂的手指头；那“两块”的白菜，映着他呵出的长长的白气；那“六块”的青椒后面，是老太太大挑拣时犹豫的背影。它们不再是纸上冰凉的“物价指数”，倒像是生活自己写下的脚注，一笔一画，都带着体温。

我忽然想，我们这些常年和数字打交道的人，天天称斤掂两，到底图什么呢？或许不只是为了报上去那些数字。我们真正要称的，是这寒风里依然韧着、在琐碎里依然认着的活气儿。价有高低，季有冷暖，可这集市上蒸腾不散的烟火气，那为着一餐饭、一点点零嘴儿而生的掂量和盘算，在生计的夹缝里依然存着的一点盼头——这份沉甸甸

的“活着”的温热，是任何表格和曲线都装不下的。

日头渐渐高了，青玉板似的天色透出温吞的淡白。集市里的声浪仿佛也染了这光，愈发明亮、喧腾起来。我合上本子，手指冻得有点发僵，掌心却存着一点暖意——那是从那些交易、问价、劳作和期盼里分得的。

离开时，又经过那个白菜摊。中年汉子正把几颗模样稍差的白菜剥去外皮，露出里头鲜嫩的心子，放在一边，准备便宜些卖。他抬头看见我，咧开嘴笑了笑。我也点了点头，心里最后一行无形的数字，在这一刻安然落定——那是关于尊严，关于盼头，关于在任何一个冬天里，都不会被完全冻住的生活本身。

这份价格单，终究是要以人心为砚、烟火作墨，才能写得实在，写得暖和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柴桑调查队)

半旧半新是故乡

■ 周强

当旧岁最后一抹暮色漫过村口老枫树，新年第一缕晨光爬上老屋窗台，我们又一次站在时间的渡口。于新旧交叠之际归乡，恍若一脚踏进记忆的彼岸，一脚立在现实的此岸。

暮风掠过，将村边路灯的光晕吹得摇曳斑驳。我立在老屋门前，门楣上的旧对联卷着边角，褪色的红里，仍浸着旧日除夕的温热。恍惚间，熟悉的香甜漫上鼻尖，那是烟花散尽后，硫磺与喜糖交融的气息，独属于记忆里的新年。

墙角梅枝悄然攒满绛红的花苞，幽香暗凝。檐下晾晒的腊味，丝丝咸香混着炊烟与灶火的暖，织就一片踏实的人间烟火。去岁守岁的笑语仿佛还在梁间萦绕，新年，正静立在这梅苞与腊香交织的门槛上。

一头扎回故乡的怀抱，才惊觉时光的刻痕有多深。村口老枫树的沟壑又添几分，每一道都是风霜与岁月反复雕刻的年轮。最是父母日渐佝偻的背影，

唤我小名时粗粝沙哑的嗓音，如风吹过冬日干裂的田埂。这双手曾托起我无忧的童年，此刻送来一碗热茶，掌心粗糙，茶汤滚烫。暖意直抵心间，倏地漫上眼眶。

一阵清亮的笑声如银铃乍破，由远及近。是孩子们追着风，从村口跑过。那笑声叮叮当当撒了一路，像一粒石子投进岁月深潭。漾开的涟漪，外圈是此刻的喧腾，内里是四十年前那个明亮的下午。我怔在涟漪中央，一时不知今夕何夕。

这笑声将我唤醒。原来故乡的岁月从未单纯流逝，而是以“半旧半新”的姿态，在时光的缝隙里悄然生长。你看，邻家奶奶摇过蒲扇的手，正轻快地滑动着手机屏幕；她嘴角漾开的，仍是旧日宁静的笑意，此刻正为千里之外孙儿的笑脸点亮。旧与新的经纬，就这样被生活织进了同一片布帛。

故乡的岁月，在眼前时光对半摊开：

一半，是往昔沉淀的“旧”。墙根斑驳的青苔，在无人留意的角落镌刻着湿润的年轮；外婆桃园的沁甜，依稀黏在

舌尖；伏在奶奶膝头听故事的月夜，是一场舍不得醒的梦。老木椅上的每道磨痕，灶台边的每缕烟熏，都藏着人间烟火，裹着说不完的光阴。

一半，是眼前铺展的“新”。老人们踏着流行音乐的节拍，步子生涩却欢快；老父亲刷起了抖音，也学会了网购；邻居家的新能源汽车，充电口闪着莹莹微光；长辈牵着孙儿的手，走过旧岁的灯火，迈向新年的晨光。村口的路灯，用一圈融融的光晕，温柔地笼住游子的归途。

而眼前这群鲜活的生命，终将带着土地的印记，奔赴另一片星河，恰如当年的我。新与旧的轮回，早已在一辈辈的奔赴与回望之间，静默而坚韧地铺展。恰似村口那棵老枫树，在旧年轮深处，总有新芽于寂静中蓄力。旧未远去，新已走来，它们在流转的时光里相拥共生。

晚风捎来灶间米饭将熟未熟的香气，浓浓的暖意漫卷过来，消融了我周身从远方带来的寒气。

年怕中秋，人怕中年。行至知命之年，风尘仆仆归来，方懂得那“怕”里的

真意：那是光阴落下的微尘，是转身时空茫的背影，是爷爷蒲扇摇出的风，仍悬在旧日午后的半空，是蓦然回首，山川不语、物是人非的怅然。

可正是这份“怕”，让我在每次停靠时，更懂得俯身捧住眼前这碗滚烫的锅巴汤——焦香沉郁，热气漫上眼角，也盛着岁月所有欲说还休的言语。让我更加贪恋并珍惜，每一次浸满家常话的温热短聚。

于是，我便在这一轮轮月圆月缺、一岁岁年头年尾的流光里，在这一趟趟归来与离去的辗转中，渐渐读懂了：何为扎根泥土、从未移易的“根”，何为缠绕心头、永远温柔的“念”。根，是村口那棵无言的老枫树，是山坡上那片岁岁更新的葫芦藤；念，是母亲眼角的笑纹，是父亲宽厚的手掌，是孩子们奔跑时扬起的、扑面的尘土。

这半旧半新的故乡啊，就在暮色与晨光之间，在绵长的守望与刹那的回望之间，静静地亮着，旧着，新着。

(作者单位:安徽省统计局)

翠华以南是终南

■ 李宏

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全国有许多南山，但终南山只有一个。终南山是秦岭山脉的中段，也称南山，东西长两百公里，这里群峰竞秀，四季皆景。近日接续登临终南腹地之南五台、翠华山、圭峰山，三山高低相近，求同存异，妙趣横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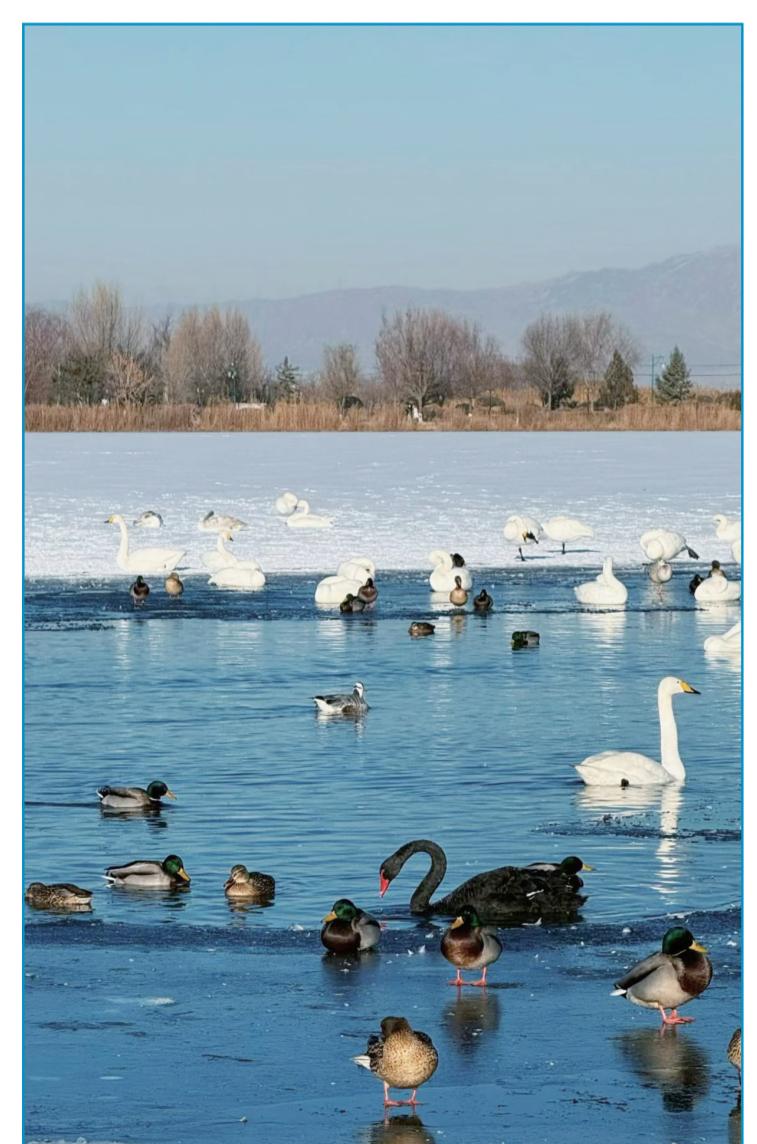
这辈子来了多少次南山早已记不清了，但南五台还是第一次来，先后登上海拔最高1688米的观音台及灵应、文殊、清凉台，依山就势的寺庙香烟袅袅、古韵悠悠，超然世外又不失烟火。从一台到另一台全是上下的台阶，见年轻人奔走如飞，很是羡慕，自己以安稳为重，走走停停，前1小时感觉疲惫，随后身心机能渐与大山适应，感觉舒服多了，正好细观终南阴岭秀、积雪浮云端的美景，更有登高望远、层峦叠嶂的激情与豪迈，心灵得以疗愈、精神得以净化，这一切还得是终南。

空山不见人，但闻“鸟”语响。因进山较早的缘故，翠华山偌大景区除了一些工作人员几乎没什么游客，忽然特别能理解王维笔下时常出现的“空”字，如空山新雨后、夜静春山空、胜事空自知等，尤其在冬季，一方面是大山的空灵与寂静，另一方面也是内心的投射，所见即所得，你看到的正是你内心想要的，学会放下，给自己减负，坦然面对。翠华以南是终南，此地属终南山核心，距海拔2604米终南主峰直线距离不过数公里，但实际里程数倍于此，6年前曾造访，以高山草甸闻名。景区最大看点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山崩遗迹地质奇观，似汹涌澎湃又棱角分明的石海，以乱石穿空、惊涛拍岸来形容再恰当不过。人如蚊般渺小，在石缝中穿行，不由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山中湖泊名天池，即山崩形成的堰塞湖，一派湖光山色为终南诸峰少见。海拔1450米翠华峰旁之太乙观星石，同为山崩杰作，在群山环伺下，道骨仙风，栩栩如生。西望南五台隔一梁二沟清晰可见，仙境一般。两山一道一佛共享终南亦增色添彩。天池畔迎宾松600年，健硕挺拔又不失婀娜，为翠华山标志性古松，人常言寿比南山不老松，大抵如此吧！

圭峰海拔1528米，因山形陡峭似玉圭得名，山体突兀高耸，似利剑直插云霄。其三面临崖，立于南山北缘，感觉在山北无论哪儿都能看到其挺拔秀美的身姿，非常抢眼，才有了天上一轮月、圭峰十二圆的美妙夜色。冬季干燥，路面有尘土砂砾，下山时一不小心脚下打滑，来个屁股墩，鞋面、裤脚全是土，别有一番原始的山野情趣。途中遇茅屋圭峰寺，闭关修行不对外，这与建筑精美、游人如织的南五台寺庙形成鲜明对比。海拔近千时，见灌木丛有零星花开，俯身轻嗅，惊之异香，忍冬也，原来这就是春天盛开一花两色的金银花，没想到冬天亦花，凌冬不凋，得名于此吧。冬天的花儿本来就少，山下的冬梅、腊梅、雪梅、黄梅都是一种梅，冬至前后初花，半月后入佳境，香飘百米，入夜闻暗香、沁心脾的大抵是冬梅。

西安一落雪秒回长安，是冬雪的庄严与肃穆拉近了与千年古都的距离。而终南一落雪则秒回故乡，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，面对终南我们始终可以找到方向，找到回家的路。日月星辰，寒来暑往，她一直没变，是我们心中永不凋零的精神故乡。她似乎在告诉你，家永远在这里，当你想家的时候，随时可以回家。所以关中人、西安人有事没事进秦岭、入终南，让疲惫的身心化作精神的愉悦。因大山本身蕴藏一种无穷的力量与美感，心情好了去登山指点江山，心情不好去登山排忧解难，心情不好不坏去登山，两者兼之，皆从中汲取正能量，迎接新的一年、新的一年。

中岁颇好道、晚家南山陲，晚来天欲雪、能饮一杯无。此刻的室外，夜幕低垂，南山隐约，沣水潺潺，一幅山水入梦的天然画卷。终南似一杯美酒，来之即饮，成本不高，绝对珍品，真是醉了。



冰湖栖羽

雷淑霞 摄